

<<危险的关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危险的关系>>

13位ISBN编号：9787561784280

10位ISBN编号：7561784287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拉克洛

页数：515

字数：350000

译者：金恒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危险的关系>>

前言

德龙教授序古典著作素来就难免有为世淡忘的隐忧，拉格洛的小说却提供了文学文本的一个反面的例子。

这部小说不但长期屹立于惹起喧腾物议的小说之列，而且到了二十世纪下半纪，再没有人敢否认它是法国甚至是普世文学的杰作。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出版《危险的关系》插图版本或者有名人序言的版本尤其热门。

波特莱尔要为小说出一个他的版本，没有完成，但是方席斯·噶郭、让·吉罗度、昂德列·马尔侯和罗吉·瓦杨等人各自都替这部小说写过序文。

然后，小说得到大学界人士的认可，之后，进入了学术领域。

接下去，多次改编拍成电影传播到全世界，将两个世纪以前拉格洛想象出来的阴谋诡计说给大家知道。

今天《危险的关系》成为世界范围的文化遗产，与法哈果纳的画作“门栓”具有同等代表性，体现了十八世纪“旧制前朝”贵族的生活享受调调以及法式的浪荡作风。

这新兴起的重视，怎么解释呢？

在大革命前夕出版的法国小说不下几百种，为什么唯独拉格洛的这一本有幸获得这么一个愆期而来的风光？

首先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生平。

这位名叫毕艾一昂伯华斯一弗朗梭瓦·施沃德罗·德·拉格洛的工兵军官，他的军职生涯无非从一个驻防地调到另外一个驻防地，乏善可陈，看不出有什么预兆，他的《危险的关系》会在一七八二年掀起沸腾物议的效应。

他先前那几首信笔写来的诗作以及后来勾勒的数篇论文，终究没有引起注意。

他曾经提起有意替《危险的关系》这株大毒草凑对，要撰写第二本小说。

在这部小说里，据说要歌颂婚姻的多般幸福，家庭的美满，无如，作品始终没有问世，想必是存在不了的吧，而这部《危险的关系》也就注定谜样孤单无伴。

放荡无行和家庭贞德并不能这般简简单单对称起来的。

这位在职军官拉格洛告了假，先去担任奥勒翁公爵的秘书，然后成了革命派的新闻从业者，鼓吹革命，显得是个行动派，投身现实里去了。

话说回来，这些工作都是出版了《危险的关系》，文学界众口喧腾使他出了名之后的事。

在他酝酿以及撰写小说的那几年，他在驻防营区所感到的颓丧不振以及那些外省小城生活的穷极无聊，是可以想见的；也应该想象到，他后来调防到了艾克斯岛进行防御工事，必定倍生与世隔绝之感的吧。

那时正当“旧制前朝”危机深化而革命力量风起云涌，执政府的军乐正响亮吹奏，而在岛内，时间漫长，滞如止水，和当前紧急势头简直南辕北辙。

在等待新任务，在摸索和不甚满意的情绪下撰写文学作品的人，拉格洛不是唯一的一个。

比如说，马喇吧，就写过一部卢梭式的抒情小说《青年伯爵博多斯基纪事》，他是后来才变成众所周知的激烈革命派的。

第二样令人称奇的是，《危险的关系》卷首题词“我见识了这个时代的风气，于是公开了这些书信”和小说内对法国宫廷上下客气的描绘明显的不搭调。

这个句子，拉格洛是借自卢梭小说，所谓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对情侣的通信集《新艾洛伊丝》的卷首题词。

卢梭小说内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很快就端正成了道德小说，爱情的烈火明理自制起来，不逾越格拉杭这个城镇小小社会所设定的规矩。

拉格洛借用了同样的句子，却拿来拉开巴黎贵族恶毒奸谋的序幕。

卢梭设计的情节有其立场框架，就是褒贬巴黎的上流社交活动风气，反观拉格洛却将读者淹没在这风气之中。

诚然，在《危险的关系》中，读者看得出有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某种批判，尤其是针对欠缺妇女教育

<<危险的关系>>

这一点，年轻的瑟西尔·沃朗日就是一个例子。

她在隐修院毫无所学，一进社交圈就成了掠食者俎上之肉；再说梅德懿侯爵夫人吧，她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教育，好面对自己作为结縻妇女的处境，所以只能借助谎言和毁灭他人来强求自己的自由。

摆在读者面前的社会，看起来像是抽空了自身的意义。

婚姻中没有情感韧带，只能步入弄虚作假和暴力一途。

瑟西尔和热古尔所宣布的婚姻跟梅德懿和她的丈夫的婚姻可谓不差上下。

作为放荡淫逸社交活动的反命题，卢梭描绘的是坐落于莱蒙湖畔城镇格拉杭的一个理想世界，而拉格洛却把读者封闭在巴黎的放荡淫逸之中，透露不出一丝光明的出路，不让人期待会有更好的世界。

对卢梭而言，构成了相对于巴黎糜烂生活的砥柱的，是爱的情感，是家的观念。

这，在拉格洛想象出来的情节中，找得到吗？

瑟西尔这个小姑娘，才从隐修院出来，碰到第一个年轻男子就爱上了，她抗拒不了梅德懿的抚摸，并且陷落在万尔蒙的诱惑之中。

瑟西尔和党斯尼相互饥渴，他们受到满腔冲动的折磨，如同两个渴不得饮的青少年，而非懂得相扶持、共悲欢的成年男女。

杜维尔院长夫人所体现的，是爱的情感力量，不错；受这力量所驱，她逾越了所有的护栏和禁区。

她代表了利他精神，使得她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

然而，这爱情一直与她的宗教信仰冰炭不容。

她为他献出一切，而那个人竟背叛了她，这就将她一把推到迷茫混乱之中。

那封读来毛骨悚然的一六一号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在几股对抗的力量中间挣扎：一边是对受耻辱的夫君的敬，一边是丧失理性的对万尔蒙的爱，还有是对宗教的虔诚。

这些力量似乎因为万尔蒙的死讯而在她心中开始和解。

她祈祷说，全能的主，饶恕了万尔蒙吧。

那么，万尔蒙自己呢，作为放荡派，是不是竟陷落在情网里了呢，作为荒淫之徒，是不是受到爱情的感化了呢？

他是矢口否认的。

倒是他的死党梅德懿侯爵夫人冷静地给他的心理下了诊断书，指出爱情正是他的薄弱所在。

小说家应该可以把万尔蒙的转变明白地点出来的，可以明确交代他终了的改邪归正，拉格洛却偏偏留下了一个，就不算是个哑谜吧，至少是草草的收场、不清不白的结尾。

沃朗日夫人在她给老朋友罗斯蒙德夫人信中，说自己收到了万尔蒙的一封信；这可是封生死攸关的信，因为他在信里坚称自己是爱杜维尔夫人的。

然而，这封信我们始终读不到。

沃朗日夫人没办法相信万尔蒙真心诚意。

书信集的书注指出，他究竟如何，编者也没有头绪云云。

小说拒绝肯定爱情胜利，而读者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判断的。

至于梅德懿侯爵夫人，在给万尔蒙的多封信中，她津津乐道追念过去把他们拴在一起的情丝。

她敏锐地观察到他对杜维尔院长夫人感情的进展。

评论者一般将她这种关切诠释为忌妒的标志。

然而，这种怨怼情绪，诚然具有侵略性和独占欲，却完全不是针对他人的一种热情投射，从而有助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形态的关系的。

侯爵夫人受够了妇女注定的社会待遇，是不会不防人一手便跟万尔蒙这种渔色之徒吐露衷情的。

她宁愿与她的情人们处于单向的关系里，把那幼稚的贝尔洛施、那未经风月的党思尼，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卢梭的《新艾洛伊丝》中，朱丽之死暗示了一个怀疑，呈现了格拉杭的圆满中存在的一个缺憾，诚然。

但，朱丽是阿尔卑斯群峰脚下那个小小的社区的灵魂，她消失之后这个社区还有活气吗？

朱丽之死也许激起一个奇迹，使得无神论者沃尔玛发现一个事实：超理性是存在的。

《新艾洛伊丝》以一个怀疑和多、方面的肯定为结束，《危险的关系》的结尾却留下甚多的怀疑，鲜

<<危险的关系>>

少的肯定。

从卢梭到拉格洛，小说相隔廿年，历史处境是有变化的。

旧制前朝的危机愈演愈烈。

这位法国工程师是可以挟日内瓦公民以自重的，不过，他不像那蹒跚漫步者一样退缩自省，宁愿对那个穷途末日的世界发出讥讽的批判。

《文学通讯》是当年一份为欧洲宫廷提供法国讯息的手抄期刊，从格林牧手中接过来主持其事的梅斯特，向订户介绍拉格洛的小说，曾经说过一句惊人的话：“有人把黑迪孚·德·拉·波禾敦先生说成是小溪流式的卢梭。

这么说倒不妨把拉格洛说成是有教养的黑迪孚·德·拉·波禾敦吧。

”黑迪孚把严肃内涵的重点搬动了位置，从迎接让一雅克·卢梭的贵族圈子转移到了农村的平民百姓和巴黎的下层社会。

他用一种远离古典标准的言语来反映心的奔放。

他表现了官能的暴烈，而，这官能的暴烈，拉格洛只将就地用一层修辞清亮漆包装起来，把它掩盖在彬彬有礼的面具之下。

《危险的关系》的作者操的是拉辛和拉法耶特夫人的语言。

这古典语言的词汇原本具有抽象而且心理学层次的内涵，然而，拉格洛却附丽了一个骇人的具体而且肉欲和生理的内容。

道德家的语言在他的笔下成了雾里观花。

人人谈论拉格洛的“正派风度”、对上层社交圈游戏规则的高度掌握，然而他难道就没有卫戍部队的暴烈吗？

他大肆运用猥亵的暗示、情色的弦外之音。

书信集的第一封信是刚从隐修院出来的思无邪的姑娘写的，她对于爱情既好奇又心急。

她的母亲要给她置办一套行头，好让她出去见世面。

这时来了个鞋师傅，她把他当作许给她的未来夫婿。

且说那鞋匠跪下来要量脚的尺寸，她以为向她求婚。

那个时代的观念里，总是把一个女人的脚的尺寸和她的性器官相提并论。

她给隐修院的朋友写信说：“你可怜的瑟西尔一下子昏了头。

”她此后要相继在梅德懿侯爵夫人怀里、在万尔蒙子爵怀里，一次又一次昏了头。

她分不清一个字的本义和转义之别，分不清具体的脚和性器官隐喻的脚，实质的手和婚姻意涵的手。

她畏惧雷电与暴风雨在自己心中咆哮。

打起头第一封信，瑟西尔脚就展示了一个性的现实，过去在古典文学中那可是远为含蓄的。

跟着的第二封信，梅德懿侯爵夫人向万尔蒙描绘这个年轻姑娘，写道：“这阿物儿出落得百般花容，芳龄才十五，还是豆蔻梢头，虽不免稚拙，稚拙不堪，风度倒一点也不致出格。

不过，你们男人是不会因此却步不前的；再说，她眉目间自有一种娇慵的愁容，将来必非凡品。

”容上脚下凑在一块儿，可谓上呼下应。

眉目顾盼所预告和脚的尺寸所透露，异曲而同工。

接下去，杜维尔夫人也遭受这种严格的品头论足。

万尔蒙描述她说，她漫不经心的轻装合时宜地：时值孟夏、地处乡间城堡。

“此间近来热浪炙人，她一袭平布简装，透出腰身圆柔。

一缕轻纱横抹胸前，我目光偷觑，洞若观火，便勾勒出那浑然起伏，引人遐思。

”在《克莱芙公主》里，乡间简装只在故事情节达感官最高潮才出现，在这里，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

瑟西尔一亮相，就在脚的多涵义上出花样。

杜维尔院长夫人在乡下的第一景，绕着一个文字游戏——跳过沟渠——上演。

对此，小说的原注着重指出是低级趣味的双关语：可以读作“越过地面的一条沟”，也可以解为“逾越了一个禁忌”。

瑟西尔满脸通红，然后进出一声尖叫；院长夫人脸泛桃花，因为给揽在万尔蒙的臂弯里感到慌乱（万

<<危险的关系>>

尔蒙这个姓氏的意思是“沟渠山岳”）。

瑟西尔和子爵发生肉体关系，是这个年轻姑娘第一次亮相描绘的延伸。

瑟西尔还没有意识过来自己遭遇到什么，很快就开窍了。

“我已经把本领全盘传授给了她，包括媚术在内，只差没有告诉她应该防范出事。

”把良家小姐当作交际花对待，万尔蒙是如此这般自吹自擂的：“我不厌其烦，只用行话说明。

想到这些行话必有助于她和叶辜之间洞房花烛夜有趣的对话，不禁笑了出来。

”这“放荡寡耻的语言和幼稚坦率的态度黑白对照”的效果，万尔蒙引以为乐，够残忍的。

所谓行话，是妓女和嫖客的言语，是情色的媚术和精炼的言语。

这种用语，在拉格洛的小说里不见只字，有的只是旁敲侧引，犹如纸中水印。

郭洛之所以成为有教养的黑迪孚，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再下面几封信之后，万尔蒙十分粗鄙地自夸说，从瑟西尔身上得到了“连对卖笑为业的女子，大家都不敢索求的”。

这位浪荡子还要谈到瑟西尔怀孕和流产，以及，杜维尔夫人的经期。

究竟是不是出于鄙视女性，才会把所有的女人全贬成交际花一流？

应该不是。

比如说，梅德懿侯爵夫人就不是，她是以同样的犬儒态度看待她的历任情人的。

洞房花烛夜，她就以专业的态度观察性爱的实质：“刺痛和快感，我全都分厘不爽地观察到……？”

”在乡下她丈夫的封地上，远离上流社交圈彬彬有礼的举止，她使唤农夫来作她经验的卑微白老鼠。

她通过生理实际来观察人这个动物。

技术言语并不明说。

她注视男性结构，如同马贩子打量马匹或者军官检视新兵体魄。

她欣赏贝尔洛施骑士“频频重复的殷勤”。

从普雷旺身上，她也期待攫取乐趣。

她卧据便榻向他招引，估量其人而且目测他的尺寸。

“我怯生生的目光是不敢去撩那入主我心的人儿的眼的。

我只是低眉垂目望过去，马上了然于目：我预期的效果已然达到”。

瑟西尔掌握不了本义和转义的规律，梅德懿侯爵夫人可不同，她是玩弄字面义和隐喻义的能手。

低眉垂目，意思是知耻，经她一变而成了进行临床观察的动作，实际上，就成了不知耻了。

雄性以前自以为操有欲念的主动地位，掌控性爱的欢畅，现在，他却被矮化成了一具躯体，任由那女性观察者品头论足和摆布。

他只成了一个机械效应，一回勃起一被那位不让须眉的女性有意挑逗起来的。

有人说《新艾洛伊丝》是部爱情小说端正成了道德小说，可以这么说。

那么或许也能说《危险的关系》是卫戍部队的故事，端正为爱情小说却又不肯招供爱情之实。

《新艾洛伊丝》成了一部道德之书，却没能能够保证激情已经连根拔除，甚至还暗不，其实爱情不灭地窝在婚姻的死灰下面。

《危险的关系》勾勒出万尔蒙和杜维尔，两个不为彼此而生的人物之间一种轰轰烈烈的激情，但是小说对这个激情既不肯确认也不愿意承担。

在卢梭那一边，朱丽落湖，死了，那是不必承认她仍然爱着圣一蒲贺。

在拉格洛这里，万尔蒙死了，那是不招认自己落到后来爱上了院长夫人，不肯摘下自己渔色汉子的招牌。

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当作多种言语间的一个撞击来阅读。

卢梭的小说结合了激情的抒情和人群社会的理性。

拉格洛的小说让心的形而上和躯的形而下争持，让拉辛的语言和解剖语言竞赛。

两个世纪后，我们今天经历一个社会危机，身处道德风尚的转变。

我们面临的，是资讯和形象的大举入侵，自命能使一切无所遁形，威胁了我们的最后的隐私。

传统中的性别等级观慢慢让位给一种两性平等观，不过这新观念有时未必能和两性混同观有所区分。

生物学和外科学技术真能让我们摆脱造化全部的必然性吗？

<<危险的关系>>

拉格洛这位工程师架起来的文本力学，今天找到了新的现实意义。

电影赋予《危险的关系》以形象，让小说在我们的面前摆起一面镜子，映出了我们纷沓的疑虑、怀旧和不安。

用一些缄默，给若干暗示，小说为自己赢得了多样的诠释。

这部小说，不论是讥讽嘲弄的故事、价值破产的故事，还是一种怀念，对激情的怀念，对相扶持共悲欢的怀念，总之，它展示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和我们自以为是的面目之间的冲突。

小说提醒了我们，我们手头用得上的文字，并不一定足以表达我们心中之渴念。

文学，就是不懈地探索这两点之间的差距。

（金恒杰译）米歇尔·德龙是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

出版过多种有关十八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论文著作，荦荦大者有：《启蒙时代转折时期对能量的概念》（1988）、《“绣阁”是如何发明的》（1999）、《放荡派的处世之道》（2000）等。

他有关萨德和狄德罗的著作收在伽里玛出版社的《七诗圣文库》中，编注拉格洛的《危险的关系》，由袖珍丛书发行。

德龙教授主编《欧洲启蒙时代大词典》，担任“法兰西十八世纪研究学社”主席（2003-2009）。

<<危险的关系>>

内容概要

本书由法国施沃德罗·德·拉格洛所著，金恒杰译。

执笔写信的人物品种丰富，十二个人外加一封匿名信：除了一对遂戏人间以勾引异性为专业的放荡派男女之外，年龄由少不更事的十五岁的姑娘到七、八十岁，久经沧桑的贵族老妇人；中间有保守封闭而且失职的中年母亲、虔诚信天主，贞洁自持却终于抵挡不住爱情的力量被勾引失身的少妇；有高文化的贵族和神职人士，也有略识之无的佣仆。

《危险的关系》的作者拉格洛通过雅俗互见的文体，表达不同信主各自的风格，并契合不同客观情况以变化多端的口气多角度反映人物的面目、个性和企图。

<<危险的关系>>

作者简介

<<危险的关系>>

书籍目录

德龙教授序

作者和作品：《危险的关系》简介

译者说明

出版弁言

编者序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附录一

附录二

参考文献

汉法名词对照

<<危险的关系>>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封信瑟西尔·沃朗日致索菲·卡尔奈（寄往某埠郁翎琳修院）没骗你吧，好友，我说了话算数的。

试帽子、戴绒球，可没有占去我全部的时间，给你写信，我总有工夫。

话虽这么说，今天一天，我见识到的漂亮衣饰，比起我和你在一起那四年中见到的都要多。

我打算请隐修院准我回去探望你们。

那一脸得意相的唐薇儿每次打扮得花枝招展回院看我们，让大家伤心难受，我这头一遭回院，可要她更伤心难受一下。

妈妈什么事都要问问我的意思，不像过去那样把我那么当作隐修院寄宿生看了。

她还派了个贴身侍女给我使唤呢。

我独用一间卧房，加上间小书房。

我有一张漂亮的锁柜写字台，我这正在写字台上给你写信呢。

这台子有钥匙，也给了我，我愿意把什么锁在里头都行。

妈妈说，我每天都在她起床的时候去见她，说我去吃中饭，只要梳好头就行了，因为总是只有我和她俩，还说，每天那时候会告诉我下午什么时候去见她，剩下的时间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有一架竖琴，也可以画画，而且跟我在院里头一样有书可看，只有一样不同，没佩尔贝蒂嬷嬷老在身边唠叨我。

就是啥事不干，也没有人管。

不过没了我的索菲你呀跟我嗑牙说笑，我倒宁愿找点事来做做呢。

现在还不到五点钟，七点才得去见妈妈，要是还有什么话要告诉你，有的是时间。

可惜，什么鬼事都没人跟我提。

要不是看见家里上上下下在准备什么还有一大群专为我请来的女工，我还真不敢相信家里准备要给我办喜事呢，以为又是那好人约瑟芬的胡涂话。

妈妈老跟我说什么，一个闺女呀应该在隐修院里待着，到了要出嫁才回家的；现在，她既然把我接出来了，那约瑟芬应该没有胡说。

门口这会儿来了辆四轮马车，妈妈传话过来了，让我这就去她那儿。

会不会是那一位来了？

我可没有打扮好呢，手发抖，心怦怦乱跳。

问丫头，她知不知道在妈妈那儿的是谁。

她说：“当然知道，是塞先生。

”她笑着呢。

喔，我相信就是他。

待会儿回来，我再跟你说经过的情形，一定。

姓什么，总算知道了。

不好叫人多等。

再见，一会儿就回来。

你这可要大大笑话你可怜的瑟西尔了！

暖，刚才真羞死我了！

不过嘛，碰上你，也会跟我一样上当的。

进了妈妈的房间，我看到一位先生，穿着一身黑，站在她身旁。

我费劲儿对他像模像样行了个礼，然后就钉在原地动不了了。

我不说你也明白，我可好好地打量他！

“夫人，”他对妈妈说，一边给我行礼。

“好可人的一位姑娘。

夫人，您对人好，这是好报啊，我这感触特别深！

”这话这么夸奖我，我听了抖得站不稳了，就着一张安乐椅坐了下来，面红耳赤，手脚没处搁。

<<危险的关系>>

我还没坐稳，这位先生就向我跪了下来。

你可怜的瑟西尔一下子昏了头；妈妈说得好，我那一下简直丧了胆似的，站起身来发出一声尖叫；……喏，就像打雷的那一天一样。

妈妈大声笑开了，对我说：“哟，怎么了您！”

坐好，把脚伸给这位先生。

“可不是，好友啊，来人原来是做鞋师傅。

我那时候难为情的劲儿，真没法跟你说了：幸亏只有妈妈在场。

我想啊，成了亲以后，我是不会跟这鞋师傅定鞋的。

我们懂得的事儿可真不少！

你说呢？

再见了，快六点了，丫头说，我该换装了。

再见，我的好索菲，我爱你，就像我还在隐修院里似的。

附言：我没找到人送信，等约瑟芬吧。

七××年八月三日，于巴黎第二封信梅德懿侯爵夫人致万尔蒙子爵（寄往某某城堡）归来吧，我亲爱的子爵，归来吧。

尊老姑妈没后嗣，已经指定你为代位继承人了，还呆在她那儿做什么？

还有什么可做的？

马上动身，我有事需要你。

我心中起了个极妙的主意，要交付你来办。

以上简短数语应已足矣：荣膺本夫人的青睐，你应该感到过度受宠若惊，迫不及待来我膝下候我差遣。

呃，我对你太好，你竟自不知天高地厚起来；我这一片春风厚泽你甚至也不来亲炙了。

我面临两个抉择：一是从此对你怀恨永世；二是对你极度宽容。

我还是压不下自己的好心肠，饶了你，算你有造化。

且把我的图谋告诉你吧：但你先要以骑士赤胆忠心向我起誓，在这好事告成以前不沾任何风流勾当。

我这桩好事是值得劳驾一位英雄的：你此举不但为爱情之神效命而且可替你自己报一箭情仇；还可以为你的回忆录多添上一条杀千刀罪。

不错，回忆录有一天非要刊行于世不可，此乃本人意愿。

我还要亲执羽笔撰写呢。

这是后话，且回到我的心事儿上来吧。

沃朗日夫人要嫁女儿了：目前还是一个秘密，她昨天向我透露了消息。

猜猜她倒是选了谁做东床快婿？

热古尔伯爵是也！

谁想得到，我竟会成了热古尔的婶婶！

真气得我七窍生烟……你啊，还没会过意来吧？

喔，你这钝脑袋瓜子。

他跟某某总督夫人的那一段情，你就轻轻饶过他了吗？

而我呢，我找他算账不是更理直气壮吗？

你真是头牛，不过，我这心情倒平息下来了，一旦雪耻有望，我的魂魄就廓然清明起来！

热古尔对未入门的妻室惟审惟慎！

他愚昧自是，以为可以逃得过必劫的灾难；对他这一点，你多少回感到讨厌，都算不清了，我还不是和你有同感。

你是知道的，他有个先入之见，十分可笑，认定隐修院的教养良好；尤其莫名其妙的是他的成见，以为金发碧眼女性特别端庄自重。

说实在的，尽管这沃朗日家闺女的年金进帐达六万里佛，要是她长得一头栗色头发，而且没在隐修院教养大，这门亲事还真结不成呢。

且让我们来证明给他看，他原来不过自以为高明，实则是个愚昧的家伙：这一点，时间一到，必可自

<<危险的关系>>

行应验，没有丝毫让我烦神。

问题是，他如一上场就成了笑柄，岂不更有趣！

洞房花烛夜的翌日，听他自吹自擂，必可博吾辈一粲。

他必然要吹嘘一番的。

你一旦把这小姑娘调弄成器后，这叶某如再不成为腾笑巴黎的主儿，那简直是上天不肯帮忙了！

不仅如此，我们这部新言情小说中的女主角，子爵你为她下多少功夫都还真值得呢：这阿物儿出落得百般花容，芳龄才十五，还是苴蔻梢头，虽不免稚拙，可谓稚拙不堪，风度倒一点也不致出格。

不过，你们男人是不会因此却步不前的；再说，她眉目间自有一种娇慵的愁容，将来必非凡品。

何况，此姝系本夫人所荐，你只须叩谢推恩之情就行了。

我这信估计明日可达，明晚七时应准时来见。

八时前不见他客，连枕边骑士也一并挡驾：他这个人头脑不克肩负这个重任。

瞧，爱情未能使我隧目失聪。

八时还你自由身，十时可再来与这个小美人共餐，母女两人当来晚宴也。

再见，现已过午：此身即有所属。

一七××年八月四日，于巴黎P3-8

<<危险的关系>>

编辑推荐

<<危险的关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